

永樂大典

卷三千一百五十六

永樂大典

卷三一五六

永樂大典卷之三十一百五十六

九真

陳

陳亮

宋史儒林傳陳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為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十言立就。嘗攻古人用兵成敗之迹。著酌古論。郡守周葵得之。相與論難。奇之。曰。他日國士也。請為上客。及葵為執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時豪俊。盡其議論。因使以中庸大學。曰。讀此。可精性命之說。遂受而盡心焉。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欣然。幸侍蘇息。獨亮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因上中興五論。奉入不報。已而退修于家。學者多歸之。益力學。著書者十年。先是。亮嘗圍視錢塘。喟然嘆曰。城可灌。爾蓋以地。下於西湖也。至是。當淳熙五年。孝宗即位。蓋十七年矣。亮更名同。詣闕上書曰。臣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所鍾也。人心所會也。衣冠禮樂之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力。雖天命人心。猶有所係。然豈以是為可久安而無事也。天地之正氣。靡遠而久不待聘。必將有所發。渡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所

永樂大典卷之三十一百五十六

一

可久傳也。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之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敵。及秦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氣。清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讎。一切不復聞念。自非海陵。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為何事也。况望其憤。故國之耻。而相率以發一天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尚以為遠。而海陵之禍。蓋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舍不自顧。志在珍滅。而天下之人。晏然如無事時。方口議腹非。以陛下為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勢。而獨勝之。隱思以至於今。又有七年矣。昔春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為三綱既絕。則人道遂為禽獸。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其卒於無所遇。而發其志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讎。此豈人道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之道。當道陛下以有為。其不沮陛下以苟安也。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平矣。豈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為天命人心。足以安生而久傳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德之歸。

自三代聖人皆知其為甚可畏也。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衰，吳越起於小邦。遂伯諸侯黃池之會，孔子所甚痛也。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今金源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以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者，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也。臣以馬通和者，所以成工下之苟安。而為安庸兩售之地。宜其為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餘年。凡今日之指畫方略者，他日將用之以生毒也。今日之擊毬射鵰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介冑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聞，則其跡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生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川而見其盈虛，安生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平格令，行文書，以本陛下之使命。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憤棄而不得聘。日月蹉跎，而老将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為安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南北未嘗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則野之論，常如敵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金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點兵聚糧，

永樂大典卷三千五百五十六

一一

文移往反，動涉歲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藏出師以擾我乎？然使朝野常如敵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為速和以情其心？昔晉楚之戰於郟也，樂書以為馬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討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或懼之不可以息。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中敵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僖。晉楚之拜兵於來也，子罕以為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與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是以誣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威之不可廢，故雖成康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者。此李沆所以深不願真宗皇帝之與遼和親也。况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體，而置中國於度外，徒以便安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天大義，而慨然與金絕也。賂賂未與，卻佛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讎，以勵群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弱之人，不卻而自退縮矣。當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生所致也。臣請為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問今日大有為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

次今日大有為之機。惟陛下幸聽之。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藩鎮自相
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於
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強。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
定。藩鎮拱手以趨約束。使外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
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敵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
自堯庫徵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常宿重兵以爲固。而
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
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紀綱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
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募絕世之
雋功。天子早夜憂勤於其上。以義理康社。要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
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由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
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嚴然爲南北兩朝。而頭目手足。渾
然無別。微澶洲一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雖厚。爲不可立矣。故慶曆增
幣之事。富弼以爲朝廷之大耻。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契丹征伐是主
上之保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契丹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
也。立國之初。其勢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常展廟堂而尊大臣。寬郡縣而重

守。於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獎天
下之美偉奇傑。皆所以勸立國之勢。而爲不虞之備也。慶曆諸臣。亦嘗憤
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群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
厥後余之權。遂功主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
廢削之。雖微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
舊例。以不次用人。而勸農桑。務寬大焉。有合於國章之宜。而其大要已非
矣。此所以不能洗契丹平視中國之耻。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
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而其實則欲藉天下之兵。盡歸於朝廷。別行
教閱。以爲強也。括郡縣之利。盡入於朝廷。別行封格。以爲富也。青苗之政。
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與獄。
而士大夫絀口畏罪矣。西北兩邊。至使內臣經畫。而豪傑耻於爲役矣。使
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既多。銳然南北征伐。卒中聖意。而天下之勢實
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爲之太密。事權之大。爲郡縣
太輕於下。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大闕於上。而重寖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
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
也。元祐紹聖。一反一復。而卒爲金人侵侮之資。爲何望其限中國以成四

齊義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為輕重有無。如
趙鼎諸臣固已不完變通之理。况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忠耻事讎。飾太平
於一隅。以為欺。其罪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讎。不允
藉天下之兵。以為搆。括郡縣之利。以為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
不重征稅。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
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早朝晏罷。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
以文法泣事。聖斷裁判中外。而大臣无位。胥吏生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
才日以匱。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經畫天
下之大略。太宗已不能盡用。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苟惟原其
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况於復故物乎。不然。維持之具既
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試令臣舉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為
之略。必知所處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又吳之一隅。當唐之衰。錢鏐
以問卷之雄。起其地。自以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為重。及我宋受命。
倣以其家入京師。而自獻其上。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
間。人物日以繁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為六飛所駐之地。當時
論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張形勢。而事恢復矣。秦檜又從而倚百司庶府。以

講禮樂於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臺榭。以樂其生。於
干戈之餘。上下晏安。而錢塘為無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眾。而鎮
廬。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較。秦檜。錢鏐。之利。歲耗
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為異也。公卿將相。
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見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
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
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在
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霸。
其後三百餘年。而元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
年。遂為三國支據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先主。劉楚之士。使之如雲。而漢
氏賴以復存於蜀。周瑜魯肅呂蒙陸遜。抗節苦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百
餘年。而晉氏南渡。荆襄常雄於東南。往往倚以為僑。遂以此代齊。及其
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為偏左。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
本朝二百年之間。降為荒落之邦。北邊許汝。民居稀少。土產卑薄。人才之
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晨星之相望。况至於建炎紹興之際。群盜出沒於
其間。而被禍尤甚。以迄于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

永樂大典

卷三二五六

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由此而進。議者或以爲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爲偏右。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况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控湖湘。北控閩洛。左右伸縮。皆足以爲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壘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閩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以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享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爲金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人之沈鸞。有謀。開豁無他者。安以荆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厲。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于澧洲。而丁未戊申之間。真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蓋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即位。國家之事。於此一變矣。又六十年丙午丁未。遂爲靖康之禍。天獨啓陛下於是年。而又啓陛下以北向復讎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間耳。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可不有以慮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爲之機。不可失也。臣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嘗熟至行都。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爲之

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攷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伯玉之道。而待漢魏晉唐長短之由。天人之際。昭昭然可致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委於君父之讎。而方低頭拱手。以謀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者。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爲得富國理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克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強。不知何者。謂之富強乎。陛下察之而不取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屬志復讎。足以對天命。爲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明足以照臨群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籠絡小獠。以遷延大有爲之歲月。臣不勝憤懣。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於臣。畢陳於前。宜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書奏孝宗。赫然震動。欲榜朝堂。以勵群臣。用神故事。召令上殿。將雅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爲。惟曾親知之。將見亮。亮恥之。踰垣而逃。親以其不詣。已不悅。大臣尤惡其直言無諛。交阻之。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宰相臨以上旨。問所欲言。皆落落不少。既不合。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曰。恭惟皇帝陛下屬志復讎。不肯即委於一隅。是有大功於社稷也。然生錢塘浮侈之

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正於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智勇。是以遠近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為之志幸矣。此臣所以不勝忠憤。齎沐裁書。獻之闕下。願得望見顏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為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為之機。務合於藝祖經畫天下之本旨。然待命八日。未有聞焉。臣恐天下豪傑。有以測陛下之意向。而雲合響應之勢不得而成矣。又上書曰。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指。猶可恃以長久。苟惟原其意而變通之。則恢復不足為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遷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為百五十年之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効見殊絕。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一以聽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始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其一曰。二聖北狩之痛。蓋國家之大恥。而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鑠。顏塗不復。知離社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讎。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準繩。以從事。群臣效過之不給。而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其三曰。藝祖

永樂大典卷三千一百五十六

六

皇帝用天下之士。今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前代。今天下之士。燕爛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氣而養之。使臨事不至乏才。隨才皆足有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廢藝祖之本旨。而東西馳聘。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臣所以為大臣論者。其略如此。書既上。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丞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飲。中戲為大言。言涉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嘗為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聞而嘆之。即繳狀以聞。事下大理。言掠亮無完膚。極服為不軌。事聞。孝宗知為亮。嘗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解後妄言。何罪之有。劉其贖于地。遂待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于境。適被殺者嘗辱亮父。次尹其家。賊事由亮聞于官。言榜僮死。而復蘇者數不報。又囚亮父于州獄。而屬臺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准知帝欲生亮。而幸乘疾。羅鼎素高亮才。復之。无乃復得不死。亮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厲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為功。以涵養為正。辨而益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威而雷電。交

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開拓萬古之心。肯自
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未壽。呂祖謙等云。高宗崩。金遣使來弔。高
而光宗由潛邸。列臨安府。亮感孝宗之知。至金陵。視形勢。復上疏。以有非
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
應之者。不待知者。而後知其不濟也。恭稽以和。謀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
氣索然無餘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內之志。又二十餘年。天下之志始知
所向。其有功於宗廟社稷者。非臣區區所能稱說。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
秋既高。陛下不欲大舉。驚動慈顏。仰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冊之
所未有也。今者高宗既已祔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
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天下不
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東
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何以不於此時。命東宮為撫軍大將軍。歲遣
建業。使之東。統諸司。盡獲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於宅憂之
餘。運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高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
高宗與金有父兄之仇。主不能以報之。則死必有望於子孫。何忍以升遐
之哀。告諸仇哉。遺留報謝三使。繼遣金帛寶貨千兩。連發。而金人僅以一

水樂大典卷三千五百五十六

七

使如臨小邦。哀祭之。鷙寂寥簡便。義士仁人。痛切心骨。豈以陛下之聖明
智勇。而能忍之。去陛下憐以大義為當正。撫軍之言為可行。則當先經理
建業。而後使臨之。縱今歲木馬北舉之謀。而為經理建康之計。以振動天
下。而與金絕。陛下之初志。亦庶幾於少伸矣。陛下試一聽臣。用其喜。怒。哀
樂之權。鼓動天下大略。欲激孝宗恢復。而是時孝宗將內禪。不報。由是在
廷交怒。以為狂怪。先是卿人會宴。胡榘特置亮羹。中蓋村俚。欲待異
禮也。同土者歸而恭死。殓食異味有毒。已入大理。會呂興。何念四。歐呂天
濟。且死。恨曰。陳上合使殺我。縣令王祐實其事。臺官。諭監司。選酷吏訊問
無所得。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聞其草解。大異曰。此天下奇材
也。國家若無罪而殺古。上干天和。下傷國脉。夫。力言於光宗。遂得免。木幾
光宗策進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以臣竊歎陛下之
於奇。皇。在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朕
之餘。所以祭辭而觀之。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
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為京邑之美觀也哉。時光宗不朝。重華宮。群
臣更進。迭諫。皆不聽。待亮策巧大善。以為善處父子之間。奏名策三御筆
惟第一。既知為亮。則大喜曰。朕懼果不謬。孝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聞之

皆喜故賜弟吉詞曰。爾世以藝文首質能之書。擬以奉勳慈宸之聽。親閱大對。嘉其淵源。惟置舉首。殆天留以遺朕也。授簽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至官。一夕卒。亮之既第而歸也。弟亮迎拜于境。相對感泣。亮曰。使吾他日而貴。澤首遠汝。死之日。各以命服見先人于地下。足矣。聞者悲傷其意。然志存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肺肝。與人言。必本於君臣父子之義。雖為布衣。為士。恐弗及。家僅中產。時人寒士。衣食之久不衰。卒之後。吏部侍郎葉適請于朝。命稱一子官。非故典也。端平初。謚文毅。更與一子官。元一純志當軌道中。首上書請遷都金陵。以繫中原之望。凡錢塘一切浮靡之習。盡洗清之。君臣上下。作朴實工夫。以恢復為重。若安於海隅。使士大夫溺湖山歌舞之娛。非一祖八宗所望於今日。况有大綱大領。又非紙筆所能盡。宜諭宰臣。呼臣至都堂。應所以問。又與宰相虞允文書。故相張魏公亮已歿。吾老將在淮上。惟李顯忠又多疾。在閩西。惟吳玠天地遠。自餘文臣諸子等。是肉食可鄙之流。禁衛諸軍等。是海鮮突飽之輩。公忠貫日月。米石之魚已著。而規恢之任。在公一身。若遠延歲月。而不是亮是圖。何以擊中原士民之望。何以雪祖宗二百年之辱。何以副主上宵旰之託。當丞相有可為之時。尚不能為。則後之人子。安能為此哉。上諭允文曰。陳亮屢上書。卿呼至都堂。問大綱。願為何如。允文名亮。聞則曰。先罷科舉百餘年。朝廷內外。專以厲兵秣馬為務。以實心實意行實事。庶幾良機至。而可為。秀才徒能多言。無補於事。允文壯其言。而參政梁克家由倫魁進。不謂然。翌朝上問允文。未及奏。克家遽言。不遇秀才說耳。上嘿然。後允文罷政。宣威累欲未亮。以合法特補官入幕府。亮對衆辭焉。曰。使丞相進取中原。亮赴廷對。為汴京狀首。允文擊節再三。淳熙戊戌。亮又上書曰。自故相虞允文。再撫西師。夙餐雪虐。經理兵事。不幸而亮于漢中。相曹懷。懷以理財進。相葉衡。衡以誕說進。相史浩。浩主和議。猶若也。相趙鼎。能如虞允文。以恢復為念否。唯罷王淮為丞相。亮上書指淮委靡。不堪用。淮與亮為同郡。而惡其議已。會亮在佛寺。與一二士友醉。故中作君臣問答。禮劇談無所禁忌。其實。詔前中作戲耳。飛語聞。送詔獄。凡數月。理寺官言。秀才醉中語。實無他也。上曰。亮每上書。甚忠。況是醉中語。置之可也。亮得脫。而忠憤不渝。光宗登極。親友勉之。赴廷對。紹熙四年。始就天子親擢為第一。上知亮名舊矣。一見亮。甚悅。朝野慶得人。臨安志。陳同甫當孝宗時。嘗奏力請移都建都。且建行宮于武昌。以用荆襄。以制中原。上聽其議。使宰臣王淮召至都省。問下手處。陳與考亮。亮上書。游王素不喜。考亭故併陳而嫉之。陳至都

皆喜故賜弟吉詞曰。爾世以藝文首質能之書。擬以奉勳慈宸之聽。親閱大對。嘉其淵源。惟置舉首。殆天留以遺朕也。授簽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至官。一夕卒。亮之既第而歸也。弟亮迎拜于境。相對感泣。亮曰。使吾他日而貴。澤首遠汝。死之日。各以命服見先人于地下。足矣。聞者悲傷其意。然志存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肺肝。與人言。必本於君臣父子之義。雖為布衣。為士。恐弗及。家僅中產。時人寒士。衣食之久不衰。卒之後。吏部侍郎葉適請于朝。命稱一子官。非故典也。端平初。謚文毅。更與一子官。元一純志當軌道中。首上書請遷都金陵。以繫中原之望。凡錢塘一切浮靡之習。盡洗清之。君臣上下。作朴實工夫。以恢復為重。若安於海隅。使士大夫溺湖山歌舞之娛。非一祖八宗所望於今日。况有大綱大領。又非紙筆所能盡。宜諭宰臣。呼臣至都堂。應所以問。又與宰相虞允文書。故相張魏公亮已歿。吾老將在淮上。惟李顯忠又多疾。在閩西。惟吳玠天地遠。自餘文臣諸子等。是肉食可鄙之流。禁衛諸軍等。是海鮮突飽之輩。公忠貫日月。米石之魚已著。而規恢之任。在公一身。若遠延歲月。而不是亮是圖。何以擊中原士民之望。何以雪祖宗二百年之辱。何以副主上宵旰之託。當丞相有可為之時。尚不能為。則後之人子。安能為此哉。上諭允文曰。陳亮屢上書。卿呼至都堂。問大綱。願為何如。允文名亮。聞則曰。先罷科舉百餘年。朝廷內外。專以厲兵秣馬為務。以實心實意行實事。庶幾良機至。而可為。秀才徒能多言。無補於事。允文壯其言。而參政梁克家由倫魁進。不謂然。翌朝上問允文。未及奏。克家遽言。不遇秀才說耳。上嘿然。後允文罷政。宣威累欲未亮。以合法特補官入幕府。亮對衆辭焉。曰。使丞相進取中原。亮赴廷對。為汴京狀首。允文擊節再三。淳熙戊戌。亮又上書曰。自故相虞允文。再撫西師。夙餐雪虐。經理兵事。不幸而亮于漢中。相曹懷。懷以理財進。相葉衡。衡以誕說進。相史浩。浩主和議。猶若也。相趙鼎。能如虞允文。以恢復為念否。唯罷王淮為丞相。亮上書指淮委靡。不堪用。淮與亮為同郡。而惡其議已。會亮在佛寺。與一二士友醉。故中作君臣問答。禮劇談無所禁忌。其實。詔前中作戲耳。飛語聞。送詔獄。凡數月。理寺官言。秀才醉中語。實無他也。上曰。亮每上書。甚忠。況是醉中語。置之可也。亮得脫。而忠憤不渝。光宗登極。親友勉之。赴廷對。紹熙四年。始就天子親擢為第一。上知亮名舊矣。一見亮。甚悅。朝野慶得人。臨安志。陳同甫當孝宗時。嘗奏力請移都建都。且建行宮于武昌。以用荆襄。以制中原。上聽其議。使宰臣王淮召至都省。問下手處。陳與考亮。亮上書。游王素不喜。考亭故併陳而嫉之。陳至都

永樂大典

卷三一五六

資不肯言言。度縱言亦未必盡復於上。翌日。上問以亮所欲言者。王對曰。秀才既託耳。上乃郵遠。俗儒遂不復召見。時兩學猶用秦檜禁。不許上書言事。陳睿游大學。故持棄去。用邢奉名。伏麗正門下。至又短之。以爲欺。召名臣言行錄。公天資異常。俯視一世。常以經綸天下自任。壯歲應鄉舉。推爲賢。然之選。繼而補大學博士。弟子負其生平議論。以虜仇未雪。爲國大耻。六詣天闕。上書。皆主於恢復。故及第後。謝恩詩。有復讎自是平生志。勿謂儒臣鬻髮。卷之句。其稟性忠。諒至老彌篤。云。戊申歲。再上書。略曰。本朝以儒道治天下。以格律守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經義之爲常程。科舉之爲正路。法不待以自用。其凡。人不得以自用。其智。三百平之大平。由此出矣。至於艱難變故之際。言生知議論之當正。而不知事功之爲何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之爲何用。究轉又法之中。無人能自拔者。陛下雖欲得非常之人。以共斯世。而天下其誰肯信乎。陛下用其喜怒哀樂之權。以致動天下。使如臣者。得借方寸之地。終前古之所言。而附寸名於竹帛之間。不使鄉人笑。而陛下得以發其心。英畧。與四海才臣智士共之。天主英雄。殆不偶然。而帝王自有真。非區區小臣所能附會也。紹熙初。上皇帝登成。歲一首。其辭曰。五閭夫取。僞主借藉。綱常絲芥。字跡爪

永樂大典卷三十一五六

九

裂。干戈日尋。湯沸火熱。元元憔悴。無所存活。藝祖勃興。天爲民設。受命之日。兵刃不血。痛茲版圖。尚爾割截。丙夜不安。往就晉說。獨立門外。衝冒風雪。謀定弋指。莫我敢造。首征揚州。重進誅戈。在征澤潞。李筠訖殺。復掩湖南。保權石屈。爰取荆南。繼冲懷備。一鼓孟昶。蜀城斯拔。但征嶺南。劉鋹面縛。馳使江南。今想踉蹌。傳檄吳越。錢俶納國。十餘年間。憂虜危懼。頭若蓬葆。南沐風御。東征西伐。天下始一。解兵修貢。降王在川。施袴麻鞋。緣布衣褐。訓練六軍。法度陸級。太宗繼之。乾乾夕惕。親征河東。督勵士卒。八百其衆。咸無金喋。下詔寬赦。繼元乃伏。托復漳泉。洪進屏息。真宗嗣之。二祖是法。契丹來廷。人心業業。決意親征。備代準策。親御鞍馬。躬秉黃鉞。白旆一麾。王師奮發。我氣既盈。虜氣斯竭。稽首請和。干戈戢戢。譬以禍福。實賴臣勳。於皇仁祖。善繼善述。未幾元昊。在西復恃。謀臣勇將。連年討伐。邊民既困。國用亦乏。厥後智高。思爾猖獗。南顧東西。擾擾數月。以時討平。狄青之力。皆康之難。言之汗決。二帝北巡。狼窠熊窟。沙漠萬里。風霜列列。胡塵撲向。驚弦慘骨。國祚若旒。孰任其責。賴有高宗。克紹前烈。勿遽渡江。心願欲折。皇天降監。夙夜安怡。所至成市。暫都于泃。顏亮凶殘。震憾六合。投書大石。意謂無越。幸而倒戈。自取夷滅。壽皇復位。求賢如渴。葉節高宗。孝心不

切二十八歲。始終無缺。高宗上仙。哀號哽咽。四方來觀。其各慘怛。王業艱難。坦其明白。今王嗣位。祖宗是則。無酒于酒。無沈于色。色能荒人之心。酒能敗人之德。以羊相為腹心。以臺陳為耳目。以將帥為爪牙。以尚書為喉舌。登崇俊良。斥退奸邪。勿謂天高。常若對越。勿謂民狃。實聞治忽。勿俾禍起於蕭牆。勿使患生於倉卒。勿私賞以格公議。勿私刑以虧國律。勿侮老成之人。勿貪無益之物。勿妄費主靈之財。勿妄興土木之役。勿謂頽天之微。而莫我知。勿謂號令之嚴。而莫我逆。盡孝乃明主之治。論禮乃人主之職。聖言不可侮。人心不可嘩。傾耳于公卿之言。游心于帝王之術。勿謂和議已成。而不慮于遠圖。勿謂大位已得。而不恤于小失。當效夏王寸陰是惜。當效文王日昃不食。勿效夏王瑤臺瓊室。勿效商王新涉剖直。如履薄冰。深虞沒溺。如馭六馬。切虞奔駘。勿謂微過。當絕茅孽。勿謂小惠。當室孔穴。左右前後。當用賢哲。王惟戒茲。民罔不悅。草茅作蕪。敢告司閔。與晦翁書曰。伊洛諸公。謂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說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諸儒。遂謂三代專以天理行。漢唐只是人欲。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不過架漏過時。人心亦是牽補度日。萬物何以阜著。而道何以常存乎。諸儒之論。為曾孟德以下諸人設可也。以斷漢唐豈

永樂大典卷三千五百五十六

十

不免哉。又曰。高祖太宗。本君子之射也。惟御者不純于正。故其射。一出一入。而卒歸於禁暴戾。亂愛人利物。而不可掩者。其本領宏。大開廣故也。故某嘗有言。三章之約。非蕭曹之所能教。而定天下之亂。又豈劉文靖之所能痊哉。此儒者之所謂見亦于入井之心也。其本領宏。大開廣。故其發處。便可以震動一世。不止如見赤子時。微眇不易推廣耳。天下大物也。不是本領宏大。如何穩當得去。惟其事變萬狀。而其心易以汨沒。到得失枝落。即廢。其皎然者。終不可誣耳。高祖太宗。蓋天地賴以常運。而不自。人紀賴以接續。而不墜。而謂道之存亡。非人之所預。則過矣。漢唐之君。果無一毫氣力。則所謂卓然者。果何物耶。使二程若在。猶當正色而辨明之。某之不肯。其不足論甚矣。然亦要做箇人。非專為漢唐分殊也。正欲明天地常運。而人為常不息。要不可以架漏牽補度時日耳。願秘書平心所聽。惟理之從。盡洗天下之積習。高下清濁。黑白一歸之正道。無使天地有棄物。四時有利運。人心或可欺。而千五百年之君子。皆可羞也。又曰。某大槩以為三代。做得盡者也。漢唐。做不到盡者也。若謂其假仁詐義。以行之。以恐待漢唐之君。太淺狹。而世之君子。有不厭于心者矣。康寧通國。皆稱其不孝。而孟氏獨禮貌之。眼目既高。於馭難之中。有以待其心。故高波流奔。進利欲

百端。克轉於其中。而能祭其真心之所存。此君子之道。所以為可貴耳。若萬慮不作。全體潔白。而曰真心在焉者。此始學之事耳。一生辛勤於克弊相傳之心法。不能無錢成金。而不見以銀為錢。使千五百年之間。成一大空。缺人道。泯息。而不害乎天地之常運。而我獨卓然而有見。無乃甚高而孤乎。宜其之不心服也。晦翁答曰。以兄之高明。後傑世間。榮悴得夫。本無足為動心者。而細讀來書。似未免有不平之氣。區區竊獨妄意。此殆平日才太高。氣太銳。講大險。述太露之過。是以困於所長。忽於所短。雖復更歷變故。顛沛至此。而猶未知所以反求之端也。曰。若高帝則私意分數未甚熾。然已不可謂之無。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而當時與之爭者。才能智術。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義之可借。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國家。傳世久遠。便謂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敗論是非。但取其獲禽之多。而不差身說過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有不無小康。而竟奔三上周孔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停行於天地之間也。若論道之常存。却又初非人所能預。只是此箇句是。亘古亘今。常在不滅之物。雖千五百年。被人作壞。終冷淡它不得耳。漢唐

所謂賢君。何嘗有一分氣力扶助得他耶。况人物奇偉英特。恐不但今日所未見。向來付丈短長。正自不須史筆。齒牙。向人分說。但鄙意更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者得氣力為漢唐分跡。即更脫洒磊落耳。大人只是這箇人。道只是這箇道。豈有三代漢唐之別。但以儒者之學不傳。而先。齊。湯。文。武。轉相授受之心。不明於天下。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克弊三代。自先秦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為一也。今若必欲撤去限隔。無古無今。則莫若深考克弊相傳之心。法湯武反之之功。夫以馬準則而未踏身。却就漢祖唐宗心術微處。痛加繩削。取其偶合。而祭其所自來。點其停戾。而究其所從起。庶幾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有以待之於我。且如約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除三叛之患。一時功臣無不夷滅。除亂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竊取官人。私恃其父。其他亂倫逆理之事。往往皆身犯之。舉其終始而言。其合於義理者。常小而少。不合於義理者。常大而多。後之觀者。於此根本工人。自有大闕。故不知其非。而以為無害於理。抑或以為雖害於理。而不害其獲禽之多也。若夫點錢成金之學。施之有救無類。遷善改過之事。則可至於古人已往之迹。則其為金。為錢。固有定

形。而非後人口舌議論所能改易。夫公乃欲追熙功利之鐵。以成進義之金。不惟費却關心力。無補於既往。正恐礙却正知見。有害於方來也。聖人者。金中之金也。學聖人而不至者。金中猶有鐵也。漢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鐵中之金也。曹祿劉裕之徒。則鐵而已矣。金中之金。乃天命之固然。非由外鍊。洵擇不淨。猶有可憾。今乃無故。必欲棄舍自家光明寶藏。而奔走道路。向鐵爐邊。查礦中撥取零金。不亦誤乎。大風吹倒亭子。却似天公會事發。彼洛陽亭館。又何足深羨也。嘗論孟子託大人則藐之。孟子固未嘗不畏大人。但藐其巍巍然者耳。辨得此心。即便做却卧房。亦且露地睡。似此方是真正大英雄人。然此一種英雄。却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血氣龐家。却一點使不着也。老兄志大宇宙。勇邁終古。伯恭之論。無復改評。今日始於後生叢中。出一口氣。蓋未足為深賀。然出身事主。由此權輿。便不碌碌。則異時事業。亦可卜矣。兄高明剛決。非吝於改過者。願以愚言思之。結去義利。雙行王伯並用之說。而從事於德念室。總遷善改過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擇。則豈獨免於人道之禍。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原正本。為異時發揮事業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紹興間。天子延策多士。惟公第一。誥詞云。某官三歲大化。人徒知為布衣進身

之途。藝祖皇帝有言曰。設科收士。不欲得賢以共治天下。大哉王言。朕所當法也。廷策者。所以始得汝爾。安以藝文首賢能之書。披以論奏動息。宸之之。臨視闕大對。嘉其淵源。權置舉有殆天。高以遠朕也。尚循故事。任佐帥幕。益及遠業。以須登用。公少以文名于天下。至老方第。嘗抱不平之恨。故及第後。謝年執有啓云。數十年窮居畎畝。未請豹變之懷。五千言上徹冕旒。誤中龍頭之選。又云。如某者材不逮於中人。學未臻於上達。十年壁水。一几明窓。六達帝廷。上恢復中原之策。兩談宰相。無輔佐上聖之能。荷壽皇之暮容。恢漢光之大度。留旅齊賢以貽主上。俾來廣平。而在群儒靜言。叨冒之多。知自火曜之力。又云。某收不益。勵初心。重品舊業。以片言而悟明主。尚愧古人。設三表以繫單手。請從今日。公才氣起過下筆。五就數千言。略無凝滯。議論風生。疊疊不倦。其視當世苟祿竊位之士。茂如也。嘗自贊其畫像云。其服甚野。其貌亦古。倚天而號。提劍而奔。惟稟性之至愚。故與人而多忤。數未紫之木服。謾丹青而猶取。遠觀之一似陳亮。近視之一似同甫。未論似與不似。且說當今之世。孰是文中之虎。據軒乎切。委余之曰。嗚呼。同甫之志。落筆十言。後麓雄偉。珠明玉堅。人方窘步。我則沛然。莊周李白。廣敢先鞭。同父之志。平直萬夫。橫渠少日。慷慨是須。擬將十萬

永樂大典

卷三一五六

登封狼齋。彼賦馬軍。殆其庸奴。夫於同父。既量厥粟。智略猶生。議論風雲。使之早遇。豈塊橫伊。行年五十。猶一布衣。問以才豪。跌宕四出。要其所厭。十人一律。不無少壯。動顧規檢。夫人能之。同父非短。至今海內。能誦三書。世無楊意。孰主相如。中更險困。如履冰崖。人皆欲殺。我獨矜才。脫廷射策。先多士焉。耿耿未阻。威聲沒宏。蓋至是而世未知同父者。益信其為天下之偉人矣。嗚呼。人才之難。自古而然。雖難其人。抑難其天。使率崖公而不遇。安得征吳入蜀之休績。大原次勝。即吳時落魄之齊賢。方同父之約處。孰不望天上之人。謂握瑜而不宣。今同父發策大廷。天子親真之第一。是不要其不用。以同父之才與志。天下之事。孰不可為。所不能自為者。天靳之年。閩浙相望。信問未絕。子胡一病。遽與我訣。嗚呼。同父而止是耶。而今而後。欲與同父。想鶴湖之清陰。酌瓢泉而共飲。長歌相答。極論世事。可復得耶。千里寓辭。知悲之無益。而涕不能已。嗚呼。同父尚或臨監之否。毋翁曰。同父才高氣粗。故文字不明整。要之自是心也。不清和也。又曰。同父在利欲膠漆盆中。未嘗通水心。集陳同甫。王道甫。葛誌銘。志復君之儔。大義也。欲學諸夏合南北。大慮也。必行其所知。不以得喪壯老。二。其守大節也。春秋戰國之材。無是也。吾得二人。為永康陳亮。平陽王自中。亮字同禹。量

幼時。周參政。基。隋為上客。朝士白事。參政必指令。揖同甫。因得交。一時豪俊。盡其論議。隆興再約和。天下欣然。幸復蘇息。獨同甫待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著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後十年。同甫在太學。說場屋士。餘十萬。用文墨少異。雖其間。非人際也。棄去之。更名同。復上書至再。天子始欲召見。侍臣耻不詣已。執政尤不樂。復不報。又十年。親至金陵。視形勢。復上書。陛下試一聽臣。用其善。怒哀樂之權。跋動天下。上頗內禪。決矣。終不報。由是在廷交怒。以為恠狂。前此鄉人為燕會。未明。椒符置同甫。美哉。中蓋打。但敢待異禮也。同生者。歸而暴死。疑食其味有毒。已入大理獄矣。民曰。與何。十四。歐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合使殺我。縣令王佑。實其事。臺官諭監司。選酷吏。訊問數歲。無所得。復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直其亮。侍免。未幾。光宗策進士。推第一。既知為同甫。則大喜曰。朕親覓。眾不謬。後建康軍簽判。同甫雖據高第。憂患困折。精澤內耗。形體外離。未至官。病。一夕卒。哀哉。蔡家側。龍窟馬鋪山。世所謂陳龍川也。自中。子道甫。岸谷深厚。止時行。所歷雖知名勝人。或官序高重。遂占其無憂。當世意。直嬉笑。視不與為賓主禮。一日起。丞相坐。有鯁底至。積賦之。饋付方子。狂勝。胡唱曰。世間此物多為馬。寶匣還宜出上方。相修。温。主入復出。出入數四。卷皇恐不

自得道南神色不異。飲啖自若。以此喜不悅於流俗。乾道四年。議遣歸正人。伏麓正門爭論。且言曰。今內空無賢。外虛無兵。當網羅英俊。廣募忠力。為中原平。坐斥徽州。每應試皆陳實策。無一語類時文。或笑曰。此劄子也。然竟亦得乙第。中書舍人王蘭薦於上。蘭上所厚。得名對。上壯其貌。親其言。改官為稽田令。又使舉其所知將用者。以諫官蔣繼周疏罷。上侮。差通判郢州。道知光化軍。遂朝光宗。曰。寄望以卿。屬朕姑焉。郎相伴去。公謝。臣已累奇。皇不致復累陛下。因請知信州。復召以王恬疎。罷知郢州。以謝原明。罷知興化軍。以高文虎罷。是其人之於二公。非有唯此激發之憤。膾脛替替之苦也。相傳以疾。望風而息。爾然二公自料。苟其人志不從君之。僻。慮不足。學諸夏。合而北。固不與並立矣。則進退離合之不相容。亦其勢也。然。重偏而方。滿亂。既勝而自黑。混。至使旁觀不敢平論。後世不能分別。又足悲夫。道南既罷興化而死。始道南樂仙壺山北之原。即以公塋。外戚。愷事累世。必其危。漢者劉向耳。宦官愷事。累世必其亡。唐者劉蕡耳。以窮鄉素士。任百年復讎之責。余固謂止於二公而已。彼勇犯先軫。談畧。猶不。到公子。勝新垣衍。奚由知之。余固謂春秋戰國之材。無是也。雖然。上未而用之者也。我待求而後用者也。不我用。則聲威景匿。而人不能窺。必我用。

永樂大典卷三千二百五十六

則智運術展。而衆不能問。若夫疾呼而後求納。既而後用者。固常多。進而少。順。易。忤。而難。合。也。二公之自處。余則有憾矣。同甫稱信州。韓筋柳骨。筆研雷獨。震自謂不能及。又嘆。今日人材衆多。求知道南。勢希。邈不可得。蓋亦指大墨少異者言之。猶前意也。今同甫書具存。芒彩爛然。透出紙外。學士爭誦。惟恐後。則既傳而信矣。道南乃獨無有是信而不傳也。鮑叔管仲友也。鮑卑而管貴。美在叔也。王猛薛強。友也。王顯而薛晦。過在強也。同甫得無以死後餘力。引而齊之。使道南亦傳而信者。是以併志二公。使兩家子弟刻於墓。若世出。則碑陰叙焉。銘曰。嗚呼。秦離。孰知我憂。竭命殫力。其為宗周。又云。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同甫婺州。以解頭薦。著中興五倫。不報。後十年。在太學。上書。至再。復不報。又十年。親至金陵。視形勢。復上書。終不報。在庭。皆怒。以為狂。鄉人為燕會。同坐者。歸暴死。疑有毒。入大理獄。民。曰。典。何廿四。殿。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史殺我。復入大理獄。少卿。鄭汝階。直之。未幾。策進士第一。未至官。病。一夕卒。道南名自中。平陽人。登第。仕不顯。多奇節。同甫稱之。水心曰。鮑叔管仲友也。鮑卑而管貴。美在叔也。王猛薛強。友也。王顯而薛晦。過在強也。同甫得以死後餘力。引而齊之。使道南亦得而傳。是以併誌。又云。余既為同甫序龍川文。而大字。且復真。

長刻於州學。教授侯君。推官趙君。皆佐其役。同甫雖以上一人
賜第。不及至官。而卒。於是二十年。夫遺藁未辨。愈久。將墜。其長不惟牧
舊故。存其家聲。可以託生死。屬薄俗。至於超然。以其文字。廢典任為已
僚。反一時。志同義合。相與扶立。後蒙魁特之緒。使流風餘論。猶能表見於
後人。蓋知古太守職業者也。同甫集有春秋。屬辭二卷。故今世經義破題。
乃昔人連珠。悉託之也。而奇意尤深。述又有長短句四卷。每一章就。輒自
歎曰。平生經濟之陳。略已陳矣。余所謂微言多此類也。若其他文。海涵洋
衆。天濤風止。無狂浪暴流。而回旋起伏。榮暎妙巧。極天下之奇險。固人所
共知。不待余言也。嘉定七年二月。皇且葉適。言晦菴語錄。或謂同甫口說
皇王帝霸之略。而一身不能自保。先生曰。這只是見不破。只說箇是與不
是。便了。若做不是。恁地休。何免以保其身。此何足道。若做得是。便是委
殺身。也是合當做底事。又云。陳同甫學。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
家談王伯。不說蕭何。張良。只說王猛。不說孔孟。只說文中子。可畏。可畏。紫
陽宗旨。陳同甫古來。其說雖多。大槩不過推尊漢唐。以為與三代不異。貶
抑三代。以為與漢唐不殊。而所以為說。又不過以為古今異宜。聖賢之事
不可盡以為法。但有救時之志。除亂之功。則所為雖不盡合義理。亦自不

妨。為一世英雄。然又不肯說此不是義理。故又須說天地人。並立為三。不
應天地狗。而人為有息。今既天地常存。即是漢唐之君。只消如此。已能
做得人底事業。而天地有所賴。以至今前後反覆。縷縷多端。要皆證成。此
說而已。勿恐後世傳聞。轉相桑贊。使表利之點不明。弊詬之徒不判。眩流
俗觀聽。壞學者心術。此所深憂。而甚懼者也。湖泉日記。陳亮字同甫。婺州
人。有才氣。筆力有議論。遠畧。念世疾邪。在太學。欲言天下事。學官沮之。遂
變名。作陳同泰三書。極論當世之弊。其欲一言悟主。雖召至都堂。竟與執
政不合。而止。屢以它事。往結義。置於理。人或以是少之。紹興四年。作第一
人。今年正月。遂死。昔參政周葵。禮重之。呂祖謙伯共。素無元晦。皆與之張
論。上下兩洞。翁亦愛其文。而憐其才。葉適與之為至交。當今天下文章。陳
亮。葉適。齊雲集。陳同甫。研馬。徒行氣不群。定交十載。酒邊文。醉中大口。江
南事。聊贈先生十萬緡。同甫。名亮。號龍川。始開丰稼軒名。訪之。將至門。遇
小橋。馬三。唯而三。同甫。怒。後劍。揮馬首。推馬仆地。徒步而進。稼軒適倚
樓。見之大驚。異。遣人詢之。則同甫已及門。遂定交。稼軒帥淮時。同甫與時
落落。家甚貧。訪稼軒于治所。相與談天下事。酒酣。稼軒言南北之利害。而
之可以并北者如此。北之可以并南者如此。且言錢塘非帝上之居。斷牛

頭之山天下無後兵決而湖之水滿城皆而然。彼罷宿同甫于齋中。同甫夜思稼軒況重寡言。醒必思其誤。將殺我以滅口。遂盜其帳馬而逃。月餘同甫致書于稼軒。假十萬贖濟貧。稼軒如其數與之。朱業通水心集。茶陳同甫文。嗚呼。同甫氣足蓋物。力足首事。天所界也。孰可抑制。以智開物。以換勤事。學而待之。又相此飲。其書以來。糾結披藉。解剝闕。適其味持。著於詞章。無復無前。啓整條醒。獨為時先。補空續高。挾英植豪。探海收龜。惟己所擇。回視世人。磨細研精。俯墨仰繩。用影律形。視人而行。服勞終身。且且僅列。我漫一奉。詔壞雅闕。嗚呼。同甫。絕代之賢。兼豈同美。抵禦重負。亦其常理。予重受禍。喜又已甚。寓夫以終殺者無禁。此廷尉械。為進士項。天子弟之。始莫我尤。謂天弗省。天乃終定。謂天既定。而弗永命。嗚呼。同甫。心事難平。龍光易滿。萬世之長。一朝之短。余安從于今也。變衰。子有微言。余何遙知。畏子高明。痛子憔悴。錫碾無勇。和隨有罪。子不余謬。懸俾余銘。且曰。必信。視我如主。嗚呼。昔之言。余不敢苟。哀哉。此酒。能復飲否。朱東萊呂太。大集。陳同甫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秋七月二十九日癸卯。東萊先生以疾卒于家。越四日丙午。從表弟永康陳亮。奔哭其柩。越九月甲戌朔。始兩向。陳薄幣於庭。再拜。遣香燭茶酒之醑。嗚呼。孔氏之家法。儒者世守之。傳

其粗而遺其精。則流而為度數形名。聖人之妙。用英豪竊聞之。徇其流而忘其源。則變而為權譎。縱橫。故孝弟忠信。常不足以趨天下之變。而才術辯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經。在人道無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萬變之難明。雖高明之獨見。猶小智之自營。雖萬厚而守正。猶孤壘之易傾。蓋嘗欲整兩漢而下。庶幾及見三代之美。豈曰自我成之在也。方夜半之劇論。數古來之未嘗。講觀象之妙理。付應時之成能。謂人物之闕出。非天意之徒生。兄獨疑其未通。我引數而力爭。豈其於無事之時。而已懷厭世之情。俄遂嬰於未疾。善未替於儀刑。何所遭之太慘。曾不做於餘齡。將博學多識。使人無自立之地。而本木具舉。雖天亦有所未平邪。尤審編于皮之言曰。虎帥以聽。孰敢違子人之云。亡。舉者莫勝。假設有聖人之宏才。又將待幾年而後成。孰知夫一腸之傷。使以拂千古之膺。伯牙之琴。已分其不可復鼓。而洞山之燈。忍使其遂無所承。妙方來之難繼。尚既往之有靈。嗚呼。哀哉。尚

陳某

朱陳傳。良止齋集。朱務郎。公墓誌銘。始余入大學。故右文殿脩撰。為公為祭酒。以士之有文行者。職掌凡學之事。而永康陳

永樂大典

卷三二五六

君聖嘉為選首。余跡是與聖嘉往還甚熟。嘗語余。吾父春秋高。而吾之室
亡。因不復娶。以與吾父同卧起者若干年。豈意一日離也。而吾猶未免
於諸事。余聞其言而感之。後數歲之官。道過永康。則聖嘉取上第。擢處州
州學教授。過太。上皇慶壽。恩授其親承務郎。父子甚甚樂也。明年秋。聖嘉
忽訪余行都。乘經面墨。拊膺哭拜曰。某不孝。其不孝。不能壽先君。以及於
祿。尚不敢死。而來乞銘於吾子。以寬大事。惟吾子惠存之。余既泣。弔即辭。
辭未就。會罷官未歸。又道其州。邑往往所至。以其族子承議郎監左藏南
庫公亮之狀。訪公之為人頗合。且得其執事。蓋自然。寧變古使法。不以主
戶敬。應之士。上公給事而浮食。與政者類皆惡少。州縣不勝其弊。里居者
同患之。然自好。弗詘與齒也。公習見前事。獨堅忍不屑去。以陰平一縣之
賦訟。痛自潔。雖有督暴之長。欲求其一二過。差而不可得。故能究其患
矣。嗚呼。使當秦漢。秦秦之法行。其因是以著見。必有足觀者。而其志豈但
若此哉。以余知其子十年。見其感休之變。又得公行事如是。是且銘。公諱
某。字某。其先自頤昌徙。娶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公善事親。不以家事累
兄弟。教子不問貴。雖事科舉業。試不利不慍。與人交。非輩行不輒。相字於
童穉。未嘗施爾汝。家甚貧。猶施及親。故晚寄杜門讀佛書。所一日出。比鄰
也。而我
銘著之。

永樂大典卷三二五六

十七

陳自強

宋史列傳陳自強者。福州閩縣人。字勉之。登淳熙五年進士第。慶元二年入都。持銓。自以嘗為韓侂胄重子師。欲見

之。無以自通。適僦居主人。出入侂胄家。為言於侂胄。一日召自強。此至。則
從官畢集。侂胄設褥于堂。自強再拜。次召從官同坐。侂胄徐曰。陳先生
老儒。汨沒可念。明日從官。文薦其才。除太學錄。遷博士。數月。轉國子博士。
又遷秘書郎。入館。年載。權石正言。陳議大。大御史中丞。入臺。未踰月。遂登
樞府。由選人至兩地。財四年。嘉泰三年。拜右丞相。歷封沂衛秦國公。韓侂
胄頤頤。包直。或行。自強凡貪鄙。四方致書。勉之。題其城云。某物并獻。凡
書題無并字。則不問。繼子弟親戚。聞通賄賂。任進干請。必指價而後。日
押空名。枚到。送侂胄家。須用乃填。三省不與也。都城火。自強所貯。一夕為

煥燻。侂胄首遣之為給。執政及列郡聞之。莫不有以。不數月得六十萬緡。遂倍所失之數。初。國用使以貴。士寅張巖為同知國用事。培克民財。州郡騷動。方侂胄欲為平章。猶畏衆議。自強首率同列復與故入奏。詔以侂胄為平章軍國事。常語人曰。自強惟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侂胄為恩王。恩父而呼。堂吏史連祖為兄。蘇師旦為叔。侂胄將用兵。遣使北行。審敵虛實。自強屬陳景俊以往。金人有不宜敗好之語。景俊歸。自強或使勿言。侂胄乃決恢復之議。兵曠有送謀。求帥蜀。厚賂自強。自強陪侂胄。非曠不足以鎮坤維。乃繼之歸。曠卒。受金人命為蜀王。侂胄姦克。久盜國柄。自強食焉之表裏。既聞遣陳朝野洵洵。三道使時和。金人欲縛送首。議用兵賊臣。侂胄志憤。復欲用兵。中外大懼。史彌遠建議誅侂胄。詔以自強阿附充位。不恤國事。罷石丞相。未幾。詔追三官。水州居住。又責武恭軍節度使。韶州安置。中書舍人倪思繼奏。乞遣竄。稽其家。詔從之。再責復州團練副使。雷州安置。復死於廣。史彌遠見其狀。去下。

陳沂

東陳亮集撰。故宋朝奉大夫主管仙都觀陳公墓表。公姓陳氏。諱沂。字詠甫。一字唐卿。世為處之麗水人。曾祖諱忠。祖諱時可。

永樂大典卷三千五百五十六

十八

俱隱德不仕。父諱觀光。累贈奉直大夫。母虞氏。贈恭人。幼好學。游鄉校。有聲。桐梓。弟于負。登淳熙十四年進士。第授岳州戶曹。遷武岡軍教授。為汀州主稅。秩滿。調福建船司幹官。改宣教郎。知安豐霍丘縣。泉州惠安縣。常德龍陽縣。通判各州。主管建昌仙都觀。積階朝奉大夫。以疾卒。于正寢。享年八十。公在已陵。瀕江隄圯。邑僚與築。未匝者五百餘丈。力不能辦。漕使以委公。隄成。工絕數倍。而費更損於舊。諸司為列其事於朝。在上杭。決滯視姦。拂垢爬痒。豪家殺人重賄求免。暴其罪刑之。史魁檢惡侮文。歷任不能理。白之郡。竄之。造終更以嚴。其半霍丘邑。當杜遠而無城堡。公以營築請于朝。役特興。不樂者造口語。外臺竟以繁言去。及其卒。惠安。適丁歐。歲講求荒政。賑窮乏。為粥以食。餓者民賴以活。縣瀕海。地多斥鹵。不宜於種植。南北未暇。聚于斗門港。市膏邑。胥多所漁取。商賈不至。而民以饋食為憂。公嚴於禁。其美遂除。水利未興。捐俸置田。開築陂塘。可溉萬餘頃。造二橋於上。以便往來。士民立石道旁。以紀遺愛。其半龍陽。泉源江流。晨漲。民居淹墊。公計口賑給。止築堤以捍水。民恃平土。而居廣西。經略計使辟容。伴以避親。食祠祿。而公老矣。公人資剛介。其居家以孝聞。親沒。既免喪。與人言。未嘗不流涕。居官勤事。如處家。一毫不妄取。政所至。有成。

績親止人。嫉邪佞。以是見稱於人。亦以是為人所媚。忘事業。雖有以自見。然不恃竟其所施。高時明公質大夫。未嘗不惜也。娶王氏。贈且人。光十二年卒。子男四。長伯謙。次伯成。仲益。皆先逝。次叔漢。官永直郎。孫男五。女五。曾孫男四。女六。玄孫男七人。女八人。公以紹定四年七月卒。卒之明年三月。葬于縣之包岡。後甲子。踰乙。周公之曾孫康子。以朝奉郎。周汝明之狀。來。俾為之誌。刊刻之墓。未及成。而公玄孫嗣宗。起。亦相繼為會稽邑文學。重以為請。不得辭狀。言公在工庠時。所居室。產芝九莖。人以為異。及公起家。名聲日聞。陳氏之興於麗水。若有相者。為能。而所蘊。不得盡行於時。則造物之意。又有未易悉者。公之曾玄。皆為行號。士大夫家。詩禮之傳。手今弗替。又欲立表墓。所以著其祖諸克家保族之意。姪姪勿忘。靈芝之祥。其遂酬乎。余既序公之行。復道其求誌之旨。俾其後人。拜掃墓道。而讀之。益有勉也。

陳黻

東陽志陳黻。字斯士。少從東萊呂成公游。經術淹貫。文章爾雅。成公器之。永康林正惠公。聞其賢。以女妻之。登淳熙八年進士第。

陳昌祖

清潭志陳昌祖。字世長。小字惟演。龍溪人。後之孫大諱之子也。少力學。不墜箕裘。尤善於周急。淳熙甲午。郡大饑。公

於郡城四門。日為糜粥。濟復呼之人五十金。全活甚衆。凡寺觀有所祭造。多捐金助之。城西彌勒院。造慈氏閣。直錢三十緡。公以鏹全施之。為母王氏祈福。今閣尚在。為龍溪縣學。及卒。進士未回。寅狀其行。子孫多有薦鄉書者。

陳仲思

漫塘劉文清公集故深陽縣尉陳脩職墓誌銘淳熙間。京口邵博士。志於作成。士之來學者衆。其最盛者陳氏兄弟。

陳氏故相國秀公之族。同堂兄弟。皆以行能相高。禮法相飭。方是。道路間有正衣冠。肅容貌。厲行而來者。不問。知其為陳氏兄弟。余得友其三。人為。曰。應。昨。脩身。謹行。好學。工文。為後學師。三舉於鄉。而沒。曰。岍。立志太。高。絕。已。太。廉。義。於。助。長。以。待。患。疾。僅。一。舉。于。鄉。而。逝。其。李。曰。景。周。字。仲。思。人物秀整。意氣軒昂。立志亦高。而判行平。純已亦廉。而待人恕。用能成其志。其事親孝。事兄弟。父喪將葬。有阻之者。寧問閭百罹。而不忍違其父之志。仲兄。感。滋。甚。寧。左。右。擁。護。而。不。思。暴。其。兄。之。疾。父。兄。既。沒。憂。聞。見。之。終。志。業。之。廢。廣。交。當。世。知。名。士。士。之。至。京。口。者。必。主。陳。氏。其。散。而。之。四。方。解。后。相。與。論。京。口。士。必。先。仲。思。仲。思。少。從。伯。兄。作。賦。有。能。聲。復。更。業。易。連。晝。夜。不。懈。壯。成。即。為。舉。首。并。舉。亦。居。第。二。若。定。於。未。廷。對。惟。已。科。後。池。功。郎。

深陽尉。尋過草思。俯階。賊。深陽也。大事繁。風俗剝。保故多重。辟多滯。以仲思謂余。獄在初。而初情。惟尉為能得之。故職所當親。雖狠不。僂言有可證。雖微。必即。既大旨。畧定。而後麗之獄。故一成而不可變。所至。輒自齋。景因有在尉思者。日驅之行。弓於市。仲思以己米。給之。相府有莊在。其。所役之大者。曰都。惟。負勢為暴。仲思始至。即訊之。人曰。是相府都。惟。不可訊也。仲思曰。宰相。待天下平。安有一邑之事。不平。而可平。天下者。吾訊之。是乃所以為宰相也。聞者。備。服邑大姓。黃。緣。指。莊。以自結。勢。尤。橫。願。指。氣。使。官吏。莫能違。人謂仲思至。必將有。忤。而。不。聞。比。仲思。死。大。姓。發。憤。慙。下。令。邑。人。俾。有。木。者。不。得。集。執。藝。者。不。得。前。微。一。二。寓。公。義。不。得。珍。然後。知。仲思。三年。之。間。所以。抑。其。強。制。其。為。惡。者。非。一。而。了。不。自。衛。是。難。能。也。仲思。中。平。即。節。欲。日。飯。二。升。飲。酒。至。多。不。亂。而。力。於。聲。雖。甚。厚。者。莫。能。強。受。代。之。日。與。同。列。飲。中。夕。而。歸。乎。實。紀。定。己。去。八。月。二。十。六。日。享。年。六。十。有。三。曹。祖。某。祖。某。父。某。妻。諸。葛。氏。丹。陽。望。族。男。女。各。一。人。皆。在。童。中。應。呼。子。虎。其。實。紹。秀。公。後。呼。子。即。皆。早。孤。仲思。教。育。之。甚。於。已。子。三。人。者。亦。事。仲思。如。父。伏。惟。而。歸。哀。感。行。人。虎。等。卜。以。庚。寅。二。月。十。有。二。日。奠。所。居。丹。徒。縣。之。五。州。山。去。秀。公。塋。若。干。步。書。來。請。銘。銘。曰。萬。子。現。信。子。久。康。於。

永樂大典卷三千五百五十六

二十

傳。介於。守。雷。官。而。行。強。何。有。銘。幽。宮。詔。不。極。

陳經

清漳志。陳經。字叔倫。龍溪人。弱冠。登。淳。熙。第。調。廣。州。司。理。辟。新。學。學。文。於。曾。博。齋。手。推。得。其。妙。尤。工。於。詩。膾。炙。人。口。為。郡。守。趙。公。汝。瑞。廣。文。教。公。問。孫。所。稱。歎。其。齋。危。公。稱。讀。其。詩。知。其。江。西。派。也。威。惠。廟。建。通。仙。樓。乘。屬。公。記。公。對。客。援。筆。不。拜。首。繼。以。丈。夫。當。廟。食。仙。人。好。樓。居。為。對。真。工。敏。類。此。楊。尚。書。長。孺。帥。廣。得。公。封。州。軫。民。訓。兵。二。詩。擊。節。嘉。歎。以。詩。謝。之。云。一。封。無。已。帖。兩。首。樂。天。詩。時。循。州。方。新。穎。濱。政。居。公。為。七。律。之。文。人。爭。傳。稱。自。封。川。秋。滿。歸。恬。於。仕。進。雅。以。文。字。為。樂。通。傳。公。伯。成。以。迎。侍。至。郡。孫。公。昭。先。以。掛。冠。還。里。三。老。為。真。率。集。公。詩。每。出。傳。公。再。三。歎。詠。有。德。齊。文。集。本。敘。人。多。錄。藏。之。子。雅。憲。以。公。致。仕。思。補。官。

陳子雲

宋陳耆卿。字。子。雲。提。舉。崇。禧。觀。知。郡。陳。公。墓。誌。銘。淳。熙。中。子。崇。侍。三。人。為。曰。罪。提。刑。正。之。陳。侍。郎。國。佐。詹。事。邦。彥。然。三。人。者。不。獨。里。所。宗。慕。而。薄。海。同。尊。尚。之。也。有。陳。檢。正。時。中。繼。出。其。賢。實。相。互。未。在。選。中。

永樂大典

卷三一五六

余嘗以語黃守蕃欲併利會士弗果然固往來余心不忘也。檢正名庸其生時人望爲卿相。後始贈特進。人口實不實。宜有後矣。而生于崇禧公。人曰信有後哉。崇禧公名章。字子雲。自其祖真以來。經學傳三世。公父子相繼推第。而公第最蚤。其官達亦且蚤也。然自同安主簿安福尉。歷分司坑治。始改官。自知彭澤縣。通判建康府。得提轄權貨務。及雜買務。雜賣場史。以無罪去。主仙都觀。尋通判溫州。知建昌軍信州。洎改贖慶府不行。終提舉崇禧觀而已。五十餘年之間。號四朝淹往。而夷澹冲特。迄不變所守。有檢正之遺風焉。其爲政。主附摩。先勸率。在彭澤。總通戶爲一籍。戶散一內。俾役所輸。權中。而自署其日。率不過走。坊場亦十戶一甲。循課而輸。竟即釋之。衆感泣。競先輸。甚至役戶未當承。自願承役。問而曰。官清費約。此時不可失也。建昌初。至號赤立。或謂邑長咸在。盡俾認所通。公言。州縣本一家。若是不可。給紫袋往返。俾有事。直書以告。不使者。立去之。山多土稀。歲所入不足於課。而家民黠吏。煽爲盜。公康其甚者。薄懲之。而痛絕苛虐。米遂豐好。八十餘。日以齊信。當北道。耕少食多。遇上熟。量至無乏。令下和糶。如約者。遷其階。公曰。數萬斛。留此。未有餘。去此。即匱。吾何思以爲己利。卒辭之。安福有盜。託報帥守。欲奏改秩。公謂。招以信。復坐以誅。吾寧爲

選人勿誤。蓋亦辭之。蓋其意不知有身。惟知有百姓。兩行之裕。處之委不貪榮。不掠美。自砥於實而已矣。史稱吳公文翁。謹身。卒下居以康平。故不嚴而民化。又言何武名無赫赫。去後見思。世道衰黷。暴巨野。蓋身不望。民惟困嚴。方仇之於未去之時。而能思之於去後哉。如公之賢。應史法矣。夫赫赫有二。政善而赫赫者。令名也。政暴而赫赫者。積名也。公固不肯爲彼。且不忍爲此。豈以戒之於昧昧。則雖欲露之於赫赫。而反不可邪。方盜起安福時。一木山小。魁介。固開闢。至掩殺。收以兩州。巡尉。懼不敵。公馳至山下。散帖。錫曉。不費一矢。而七主首戴頭。來境內。以平。建昌有暴。曰秩已卒。與盜于相出沒。暴甚。會衣糧微。殿秩以狂。公度無調遣之資。走一介。諭以禍福。又散帖。錫曉。俘其首無遺。此其應變解紛。常先事不後事也。夫後事者。名常顯。先事者。名常隱也。然則不爲赫赫。而有過於赫赫者焉。他所奏陳。如假散。平耕資。復義倉輸。日捐平糶。度牒給黎民。官產及預覲。吳急。催科等。契成。懾實中。民病。至欲於汀。頓邵武等處。擇衝塞。初。茶柵。以爲之。除其後。聞冠陸梁。喋血皮數郡。衆始悟公。光見不特先事矣。素暴欲。老益。晝書。歷仕。許年。先時不加。髮。而常赴人之急。晝自號東。則客至。味。疏。林。棧。相與。遊。嬉。雖心無留。藏。而語有根。據。約。而富。和。而莊。蓋上自。鄉。州。里。闕。

下至村墅野老其生也門坎尸冷其歿也道尺卷余如昔衣衾正六月病即并發神觀猶炯炯午漏上忽言我死者三不畔息而逝蓋紹定五年七月十七日而以臘月十五日合于飛瀑山景碩人之行於是邑志書介其事一通以至言治命止五月比則前兩月于誠授我俾求予文者也邑長于也今監温州支溫倉蒐蚤天萬常山縣主簿騎鄂州司理嘗監揚州大軍倉綺管繼觀又睽家三女既嫁而逝孫男二女六嗚呼以檢正之賢如是既有後矣而公之賢又如是且益有後也哉銘曰熾熾特進廊廟姿有涯霖雨也莫施公流其膏灑厥霏雨及兩郡風掣之其行水潔玉無疵自然天節非人為可嗟材不與命隨七十三稔同一炊我思古人可涕原再傳循良今有誰本末死者元不棄下嘆飛瀑千流垂

陳畏

溫州府志陳畏字直甫其先長溪人避亂徙平陽再徙永嘉以儒學顯至畏尤篤志不懈淳熙庚子郡試院失火士驚逃走聞者不徹畏束跡踐元畏在時類中獨若有夜而出遂免於難當時異之登紹熙第調係軍軍書記從事淮東餉漕兩暮除太社令遷太常簿社書丞出知南安軍惟江西提刑召為度支郎知嚴州奉祠端平初起為浙東提刑除大理少卿乃去以直秘閣主官馮禧觀時年踰七十遂致仕居里十

永樂大典卷三千五百五十六

二十三

年。登進右文集英殿二修撰。卒年八十九。畏行身謙虛動遵禮法。不汲汲於榮進。嘗語其子曰。吾宦路推遷。不自意至此。身得年。子得官。不啻足矣。既告老。猶勸卿大人建平雅舍。以惠出社。劉石以志節著。僅錫廟額。復請予朝。遂頌壽命。其意表如此。宋洪齊俞集陳畏。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制初其官某奉與否相為消長。時音人材排根於伶人耳目之官者。眼志起諸家食用之不遐遺。爾豈弟而康。端方而靜。中外之譽俱高。資策施以盈室。判獨離而不服。且儉德之莫容也。錯枉舉直。公道是張。左測鄉部。亟為朕起。衣繡而畫行。獄獄之亭。吏治之澄。惟爾風力之凝。可

陳治安

元一統志陳治安字廷策石康人也。淳熙間李璣爾聚于陸川經畧司募土豪與諸將討之。治安慨然自奮。卒在客入主將沙世笠庵下。獨擒賊首。以功補東長郎。邑州左江提舉。

陳宗召

上峯志陳宗召字景南本福清人因贅而居登淳熙進士第。終禮部尚書。三子貴謀。秘閣脩撰。康熙尚書左郎官。貴謀。慶元進士。奉知政事。謚文定。宗召與其子貴謀。貴謀俱中宏詞。

陳源

宋史宦者傳源淳熙中提舉德壽宮帶浙西副總管侍恩專恣
孝宗聞而惡之十年春詔源奉恩日久特落階與外祠被劾謫
建州居住籍其資復移郴州光宗即位召還除入內侍省押班寧宗即
位命事光宗于奉安宮御史章穎論其雜問君親詔罷源撫州居住移婺
州源在殿所與妓媼俱以淫媼聞人疑其非宦者後年平聽自便朝野雜
記陳源者亦內侍省押班也淳熙中提舉德壽宮侍恩頗恣本宮書史徐
彥通者為源掌家務不數歲官至武經大夫浙西兵馬鈐轄源之所從既
士昌者工理髮源以為承信郎又補臨安都吏李庚以官使之刺探府事
孝宗聞而惡之十年春詔源應奉日久特落階官又任在京宮觀奉朝請
仍給真休時予文子美价為給事中兼侍經幄知上指即封還錄黃詔與
在外宮觀其年正月也中丞黃德潤奏官願師古又劾之二月詔源建寧
府居住籍其資進德壽宮彥通除名道州編管士昌庚皆抵罪於是言者
未已三月又移源郴州源有園名小隱其判視禁藥有加為後高宗以賜
王才人光宗即位源復召還紹熙四年六月除內侍省押班時光宗已病
不能時過宮源數行離間上即位章氏獻為侍御史論其姦詔停源官撫
州居住慶元元年五月移處州明年上始得子七月源以恩許自便不得

永樂大典卷三千一百五十六

二十三

入國門給事中汪義瑞駁之乃移源婺州而
義瑞亦出知鎮江府明年夏始聽自便云

陳武

溫州府志陳武字蕃叟少力學於書無所不讀尤長於春秋與
族兄傳良名相好登淳熙第滿健州教授慶元初除禮兵祭閣
連國子正繼以道學黨斥兼禁解幹辦江西安撫司公事除秘書丞兼禮
部郎遷軍器少監兼司業進秘書監兼右諭德久之乞補外以石文殿脩
僕知泉州制辭有云爾早以經學為然時名退之方誨於諸生下惠遂甘
於工黜又云遂改絃而更張旋後茅而彙進方階士論乃控枕解未上平
子求乞登科終雷州倅孫志學於莆田嘗時學於江山卒宋業通水心集
於著史社監文意道難知其入難行參魯後覺回天先成公初尚少悲怡
獨醒凡流百家不學自能天同厚之履艾端特公亦挺然捐身殉國天何
事謬以名受抑三十年中進寸退尺清切之地雖曰大運不及上前獻替
難容家與飽飯厥志曷從豈民無良使我不達揮余從公狂氣未
斂老至而衰百罹易感蠅林並生請視慘慘已矣奈何歎也靡城
陳明 宋陳亮龍川集出堂小誌嗚呼昔我先人實主汝而棄汝於他
人刀木足以活汝也我兄弟欲活汝於吾家之傍念汝之似吾

先人也。活汝未成。而棄我以去。豈以我為不足賴乎。我不能不受其子。而不念吾先人之子。則無以自別於禽獸矣。我之心。既不欺於鬼神。而汝猶有疑乎。無乃汝既知之。而命之脩短。非汝之所能自制乎。不然。則我之哀困顛倒。獲罪於天者。既多。而併以累汝也。嗟乎。冤哉。時昔之平。當路欲置我於死地。病餘而繼以囚繫。坐天獄如生井。雖生能幾何。伏侍左右。始末惟汝。未幾為小盜。要而欲殺之於路。卒能使薄正其罪。獨汝為有奔走之勞。汝之於我。既無負矣。生死之變。俄然至此。得疾之瑞。又復由我。而我之所以處汝者。今雖百喙自言。人誰信之。賜酒酌汝。而諸子列拜於前。汝竟未定。尚聽我語。衣衾棺槨。我皆主辦。歲時祭享。汝終歸身於陳氏。我當扶其子孫。以無忘吾先人之骨肉。庶幾其時。有以見汝於地下。嗚呼。哀哉。此龍川陳亮祭其庶弟八三郎者如此。先人諱次君。八三郎。名明。字昭。父而所養之父。則張鏡也。生甫百餘日。歸張氏。其復歸。則十有七矣。又十一年而死。實淳熙丁未二月二十三日。其冬十二月十七日。莫之先塋之。足壘。嗚呼。汝父汝兄。相從在此。子孫敢曰。非陳氏子。鬼而有知。共食于祀。此石昭然。其未木已。

陳彥群

宋葉適集彥群墓誌銘。陳彥群。名季雅。永嘉人。姓陳氏。質靈氣邁。隨聞而思。遇見能述。自高其材。不樂師授。時諸儒方為制度新學。抄記周官左氏漢唐官民兵財。所以沿革不同者。尋芥于畫。旁採衆史。轉相考摩。其說膏液潤美。以為何但捷取科目。實能附之世用。古人之治。可復致也。至其他察性命以潔矩。奮豪傑以特興。亦多微妙奇偉。非穎秀士。親承其旨趣。固莫能通。君間獨詣學堂。閱視長簡。與其先生弟子交論。無所降人。亦未之然也。異日州將薦君。高等讀書。通熟如素講。住住加以新意出入。上始大歎。遂中進士第。又中教官。為隆興府教授。未久。再遭憂。差漳州教授。未得上。君益閉門。盡抽古今文字。且誦且索。寢食失期度。務為周覽。遍學。鈎得其要。果衆所能。運類教釋。併集已長。然人視君貌。益冲然。接對言語。退就平實。裁可親近。然後皆喜。曰。彥群能下人矣。君得足腫。疾煩痛。自出請醫。醫云。寒濕所為也。用附子七物湯飲。加情周。呼曰。吾何以不得食。冷菓于耶。家人信醫言。禁不與。無幾何。死年四十五。夫天之賦子於君也。魂絕而不偷。君之貴尊其身也。刻苦以求成。浪波急疾。高武城。遠浮數國。而停於深淵。必將有以用之也。而竟若此。何耶。曾祖士真。祖壽。父裕。夫人劉氏。劉之翁。名仲光。字茂實。長者名士。異特。

永樂大典

卷三 五六

君不用子婿禮。君無所成而歿。且無子。以兄之子。謀僧為後。茂實人。坤災。極衰。後二年。紹熙四年。七月壬午。英君於吹臺。卿白泉山師姑井。而謂余曰。子非其同年進士乎。銘非子。苟宜銘。曰。有片木。子自寸草。起行柯布葉。賢空未已。不畏斧斤。現就棟梁。僥首梓人。伊木之塊。頌其全材。刺蒸盡侍。老幹獨存。遠者千歲。物生匪易。其成孔艱。天子彥群。住即茲山。

陳師德

宋末晦菴集陳師德墓誌銘。自周秉官夫。而氏無常產。士俯仰寒餓之迫。有不獲已者。而其後或更以爲能焉。俗弊風批。迭相夸尚。於是公卿子弟之才者。住住亦慕而爲之。無所於迫。而徒取銜鬻之羞。頤反薄君息。輕世祿。循本學。以從事於場屋。無用之文。舉世競馳。恬不覺悟。而聖賢脩己治人之方。國家禮義廉恥之教。益泯泯矣。嗚呼。斯其爲弊也。久矣。不有卓然高志遠識之士。其孰能有以反之哉。如吾師德者。蓋庶幾焉。而人不及就其志。而疾病以死。其亦可哀也已。師德莆田人。姓陳氏。名定。丞相信安公之第三子也。母曰福。國夫人鼎氏。師德生秀異。自孩幼已有成人之度。年十二三。則已知古人爲己之學。而不屑爲舉子之文矣。一

永樂大典卷三千五百五十六

三五

日以公命。因子反括蒼。吳君耕老。以書來道其志。而請業焉。予三復其辭。而嘉之。然亦意其必已經思力索於空幻恍惚之場也。則報之曰。聖賢之學。雖不可以淺意量。然學之者。必自其近而易者始。師德於是始欲因子言。而反求之。既歿於宿昔思慮之苦。而感疾殆矣。其後屢欲來見。且將徧求世之有道君子。而師反之。竟以病不果行。且死。猶語其友方來耕道。使言於子。以不及相見爲深恨。明年。其仲兄守師中。見子於建陽。遂以耕道所狀行實一編。屬子銘其墓。予不忍辭也。狀言師德性至孝。事信安公及母夫人。曲盡愛敬。劑和烹飪。必躬必親。左右周旋。不遺義理。而末嘗大顯。於兄弟尤友愛。以公奏授石承奉郎。要同郡林氏。朝請郎一鳴之女。年二十有五。以淳熙甲午。七月己亥卒。於其疾之革也。公夫人往視之。謂曰。死生有命。汝所知也。師德拱手對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願其兄。屬以問學脩身之意。越夕而逝。公夫人哭之哀。以其伯兄之子。福孫後之。而葬之石泉。祖塋之側。嗚呼。有如師德之志。而其行事可待而書者。止於如此。是不亦可哀也哉。然其所立視世俗之學。殊利辱身。得已而不已者。則既絕矣。夫豈不足以頌慰公夫人之念。與其兄弟朋友之思哉。予是以銘曰。士孰不學。其方則殊。蒙恩之羞。有曠其徒。卓哉若人。惟義之學。

到意勿助。踏履前覺。天不耆之。以駭其介。淵冰危矣。
志氣則存。石泉之瀕。于附于宅。孰全其歸。視此幽刻。

永樂大典卷之三十一百五十六

永樂大典卷三十一百五十六

二十六